

暨南大學潘英海主編  
《劉枝萬與水沙連區域研究》pp.148-189  
(華藝學術出版社, 2014年10月)

## 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

洪惟仁, 程士毅

### 1. 前言

台灣本土語言主要有漢語和南島語,南島語可以分成約二十種語言或數十種不相通的方言;漢語除華語為標準語外,又有閩南語和客語兩種不相通的語言,這兩個語言之下又各有幾種差異不小的方言。這些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如何?自小川尚義(1907)以來已經有幾種比較可靠的語言、族群分類。洪惟仁(1992)根據自己的調查,參考前人的文獻,繪製了幾張漢語方言分佈圖,不過近年來隨著進一步深入調查及文獻的陸續發表,他也不斷在修正語言方言分佈地圖。2006年洪惟仁就高屏地區進行行政區域達村里級以下的調查,繪製更精細的語言方言地圖,發表〈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本文的提出可以算是近年來後續研究的成果之一。

本文除了對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做詳細的描述,並繪製語言分佈圖之外,並試圖從語言地理學、語言社會學、南投地區開發史、民族遷徙的觀點對語言分佈之所以然進行解釋。

### 2. 文獻探討

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地圖的繪製起源很早,可以說是亞洲最早發展的地區。第一張語言地圖是小川尚義在《台日大辭典》(1907)所附的〈臺灣言語分佈圖〉(【附圖1】),第二張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附圖2】)。

戰後運用實際調查資料繪製的地圖有鍾露昇發表《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繪製了27張詞彙的變體分佈圖,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1992)附錄的〈台灣漢語方言分佈圖〉是戰後第一張根據實際調查所繪製的語言方言分佈圖,張屏生1997年繪製〈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佈圖〉。南島語方面有李壬癸1999發表《台灣原住民史—語

---

\* 本文根據2008, 10/18-19, 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的「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 劉枝萬與水沙連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水沙連地區的語言分佈〉修改而成, 修改中承蒙李壬癸院士及簡史朗、鄧相揚兩位先生的指正, 謹此致謝。本研究承蒙國科會的資助, 計畫編號97-2410-H-142-005, 謹此致謝。

言篇》，2004年將附圖重繪成彩色〈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報告〈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04）的一些地圖。這幾張地圖縱有詳略、粗細之別，都是涵蓋全台灣、並且有部分實際調查根據的地圖。

地區性的語言方言分區地圖也有幾張，如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1978）的澎湖調查，涂春景（1998）的中部客語調查，鍾榮富（2001）書中所附錄的許多分區客語點狀分佈圖，洪惟仁（2006）的高屏地區語言分佈調查、洪惟仁（2008）的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調查，洪惟仁與張素蓉（2007）的台中海線閩南語方言分佈調查，洪惟仁與簡秀梅（2012）的關廟方言分佈調查，張屏生與李仲民（2011）的澎湖白沙鄉方言分佈調查，黃菊芳、郭彧琴、蔡素娟與鄭錦全〈漢語方言微觀分佈：雲林縣崙背鄉水尾村的客家方言〉（2007）等。但是有關南投地區的地圖至今闕如。

以下介紹的是有關南投地區語言分佈的文獻，評介如下：

## 2.1 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

日治時代的漢語方言研究主要是詞彙的調查、搜集，有一點語言地理學意義的只有《日臺大辭典》（1907）卷首所附的彩色〈臺灣言語分布圖〉（見【附圖1】），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張台灣的語言地圖，該圖應該是小川尚義所繪製，他把支那語(漢語)分成漳州、泉州、客人三類，所謂「番語」(南島語)分為泰雅、賽德克、布農、鄒、查里仙(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今稱達悟)、賽夏、熟番(平埔族)十一種。除「熟番」散佈漢語區內，其餘語言各有清楚的分佈區<sup>1</sup>。

這張地圖如何繪製，作者沒有說明。根據許世融（2011）的考證，本圖是根據1901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有關漢人祖籍人口的調查報告所繪。台灣漢族的祖籍分類不一定能夠反映語言或方言分類，漳州府內有詔安客，不一定都講閩南語，廣東籍之中潮州人、惠州人大部分是閩南人，並不一定是客家人。洪惟仁比較其與實際之語言分佈，發現許多落差，原因是誤認漢人祖籍分類等同於語言分類。地圖反映的不是語言分佈狀態，而是祖籍分佈狀態。因而斷定小川地圖（1907）並非根據實際的語言調查資料，而是根據漢人祖籍分佈資料所繪製。小川地圖繪圖的依據唯一的可能，應該如許世融（2011）的考證是根據總督府1901年的漢人祖籍調查資料。（詳參洪惟仁2014）

不過基本上祖籍分類或族群分類與語言分類是合轍的，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分類是根據語言分類，群分類與語言分類當然是疊合的。因此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相

---

<sup>1</sup>「番」是漢人對於非漢人的通稱，日治時代的正式名稱改為「蕃」，戰後改成「山胞」，分為「平地山胞」、「山地山胞」。近年來經過台灣南島民族的爭取，正式名稱已經改為「原住民」。本文於傳統名詞仍延用歷史文獻上的名稱，蓋由於保存歷史、行文之便，並無歧視原住民之意。另使用「平埔族群」、「原住民族」作為一般名稱。（歷史文獻用語「熟番」是否改為「熟原住民」，「生番」改為「生原住民」，「番地」改為「原住民族地」或新創其他名詞，尚需討論。）

當程度反映了語言分佈的實際，從這一點看來，這張地圖仍然有相當的價值。我們看地圖中有關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除了細節部分有所出入，和我們的調查比較起來大體上相當一致。譬如泰雅、賽德克、布農、客家、漳州話的分佈區都標示出來了，不但如此，所謂「熟番」的番社分佈點也有清楚的畫出來，埔里地區 11 點、水里地區（邵族）4 點、中寮地區 3 點、南投市地區 2、八卦山 2 點，這些番社現在除埔里的 Kaxabu 四庄和邵族兩社苟延殘喘之外都已經消失，被閩南語同化了。

從語言消長史的觀點，這張地圖提供了許多訊息，第一、保留了平埔族語言分佈的歷史，第二、比較現今的地圖，一百年前客家話在南投地區的分佈大約只限於烏溪以北，還沒有到南港溪。顯然百年來客家話在南投地區的地盤向南擴張了許多。第三、山地南島語的分佈雖然和現在差不多，但細節方面有很大的變動，這張圖雖然比較簡略，但也提供了歷史紀錄。

下文將會對這兩個問題詳細討論。無論如何這地圖是很寶貴的文獻。

## 2.2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5）

真正以實際調查為依據所繪製的第一張語言地圖應該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見【附圖 2】)。這張地圖以南島語的分佈為主題，南島語的分類比前圖更詳細。依序為<sup>2</sup>Atayal (泰雅)、Seedeq (賽德克)、Saisiyat (賽夏)、Bunun (布農)、Tsou (鄒)、Kanakanavu (卡那卡那霧)、Saaroa (沙阿魯阿)(以上三種在小川尚義(1907)圖上合稱為鄒語)、Rukai (魯凱)、Paiwan (排灣)、Puyuma (卑南)、Amis (阿美)、Yami (雅美)共十二種，相當於清代所謂的「生番」；Sao (邵)屬於清代所謂的「化番」；Kavalan (噶瑪蘭)、Pazeh (巴宰)、Ketagalan (凱達格蘭)、Taokas (道卡斯)、Papora (巴布拉)、Babuza (貓霧揀)、Hoanya (和安雅)、Siraya (西拉雅)等六種屬於清代所謂的「熟番」(平埔族)。各族的部落以符號散佈於地圖上標示，前十二種原住民的分佈區另以土黃色標示。

拿本圖和小川地圖(1907)以及我們根據目前的調查所繪製的語言地圖做比較，發現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有關南島語的分佈本圖比小川尚義 1907 更加精確。小川地圖(1907)把所有平埔族都歸類為「熟番」，沒有分類，本地圖則指明各社的民族類別，如南投兩社一屬 Hoanya、一屬 Babuza；水里兩社屬於 Sao；埔里 Hoanya 一社、Babuza 兩社、Papora 一社、Pazeh 一社，但沒有把 Kaxabu 四庄標示出來。第二、關於原住民族，兩張地圖都標示出賽德克和泰雅的分界，但是本地圖明確地把泰雅族萬大群的分佈地點標示出來，可見比小川尚義 1907 更精確。

---

<sup>2</sup> 以下引文中南島語族名保留原著的拼寫法，加注的漢字譯名主要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公告的族名。本書正文中採用近年來南島語學界流行的拼法。

## 2.3 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

1967年鍾露昇發表《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是台灣方言地理學的開山之作。調查詞條只有27條，調查人數有448人，調查點平均分佈於台灣各鄉鎮，每一個詞彙都作了方言變體分佈圖，是台灣方言變體分佈圖的濫觴。

地圖是用藍圖繪製而成，模糊不清，所幸作者對於所調查的語料都有詳細的記音，筆者已將這些語料輸入電腦，並用ArcView GIS重新繪製成地圖，使得地圖變得十分精確而清晰。

這27張地圖雖然量不夠多，但對於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分佈提供相當寶貴的文獻。關於南投縣方言，鍾露昇（1967）調查了草屯、南投、名間、竹山、鹿谷、魚池、埔里等7個鄉鎮16個人。根據調查語料的方言屬性差不多全部是漳腔，和我們的調查結果一致。

## 2.4 洪惟仁的漢語語言地理學調查（1992-2008）

洪惟仁自1985年以來不斷進行台灣語言方言的調查，沒有間斷。1992年出版的《台灣方言之旅》是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書末繪出的兩張地圖〈台灣的漢語方言分佈圖〉及〈台北地區方言分佈圖〉是戰後第一次基本上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但於自己沒有調查的地方也參考了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

洪惟仁（1992）對於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有簡單的描寫（主要在頁132-143），把南投縣的閩南語歸類為偏漳腔，與我們此次再調查的結果並無二致。但客語的部分則有一點錯誤，如把東勢至國姓的客語都定性為四縣腔，但2002年繪製修正的地圖已把台中縣及國姓鄉劃歸大埔腔。

洪惟仁根據新的調查結果不斷地修改，精益求精，新修正的地圖逐年發表於論文中或張貼於個人網站上。最新的版本就是本文所附的【附圖3】「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2008」。

## 2.5 涂春景《台灣中部地區客家客家方言詞彙對照》（1998）

涂春景《台灣中部地區客家客家方言詞彙對照》（1998）的目的在比較各地客家方言的變體，而不是客家的分佈。不過書中也繪製了10張點狀分佈圖，可以看出客家話在中部地區的分佈點。但是書中並未說明各地鄉鎮客家話的使用情形，沒有標示方言點的確實方位，也沒有標示方言區分佈的範圍，不能算是方言地理學的調查，但可以提供一些方言類型判斷上的參考。

地圖上標示的方言點有埔里、國姓、魚池、水里、信義、中寮，根據所紀錄的語料顯示，上述6個客語方言除埔里為海陸客語外，都是四縣客語（可惜沒有大埔客），可以看出四縣客語在南投縣的優勢。基本上是傳統方言學報告，調查點不夠密，受訪者沒

有經過過濾，方言代表如何不能確定，不能夠反映方言分佈的全貌。但可以做為本文的參考。

## 2.6 李王癸的南島語研究（1999-2004）

李王癸 1999 年發表《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2001, 2004, 2010 逐年修正，多次將附圖重繪成彩色〈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這張圖顯示了南島民族的分佈區，也標示了包括平埔族在內的所有原住民的傳統分佈區，以及各族遷移的路線。可以算是李先生對於南島語整體研究的結晶之一，李先生一生鑽研南島語的各個方面，並善於把研究成果提供非南島語專家學習引用。除了《台灣原住民史－語言篇》之外還有《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1997）、《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2000），這些著作中所做的南島語各方面的介紹，包括南島語語言方言的分類，南島民族遷徙的時間、路徑有深刻而確實的交代，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不過李先生進行的主要是歷時的研究，地圖標示的是過去的狀態。比如上引地圖附上「十九世紀中葉邵族部落分佈圖」，在日月潭周邊有相當密集的邵族部落，現在只剩日月村的依達邵部落以及水里鄉炭頂村的大坪林部落了。

## 2.7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報告〈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04. 2008）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是 2004, 2008 兩年由楊文山主持，委託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調查完成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計畫報告。研究方法採用電話問卷與深度訪談兩種。雖然主要問題為客家的認同，但也突顯客家比例，事實上也做了各族的認同比較，並分單一認定與多重認定，根據統計量化分級分色，繪製了多張不同族群（客家、福佬、大陸、原住民）的人口分佈圖。但這些地圖及其調查數據只能供本研究的參考，因為這份調查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反映族群認同，而非語言使用實況，而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有相當落差，且其地理區劃以鄉鎮級為單位，村里的區別無法顯示在地圖上，譬如地圖上只標示埔里有客家話，但是埔里的客家話分佈在那裏，並未標示。

## 2.8 張屏生〈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1997）

張屏生《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1997）冊一卷末附錄了一張〈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可以算是多年來在台灣地區進行廣泛語言調查的成果之一。特色是對於泉州腔有詳細的分類，包括偏泉腔、泉州腔新竹小片、泉州腔鹿港小片、安溪片、同安片、惠安片、新泉州片等，至於偏漳腔只分北漳片、中漳片。

另一個特點是儘量將所知的小語言島畫在地圖上，如台北縣石門鄉的客語武平腔方言點，桃園新屋鄉客語區長樂腔方言點、赤欄村軍話方言島，大牛欄偏漳片閩南語方言島，客語區豐順腔方言點……等，相當詳細。

這張地圖的細密程度只到鄉鎮，鄉鎮以下的區劃狀況無法顯示，譬如楊梅鎮、關西鎮都劃入海陸客語區，實際上有一半地區講的是四縣腔。

疏漏的地方也難免，如把整個南投縣，除仁愛鄉、信義鄉以外的地區全部劃入「閩南語語區中漳片」，忽略了國姓鄉及周邊鄉鎮相鄰村里的客語分佈。

## 2.9 林修澈的原住民語言分佈圖（2006, 2007）

林修澈在《族語紮根》（2006:39）書中附錄了一張原住民語言分佈圖（「參見【附圖 4】」）。這張地圖的繪製過程，根據林修澈〈原住民族語言分布地圖的繪製〉（2009）文中所述，2002 至 2006 年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接受委託統籌編輯教育部九年一貫教育原住民「族語」教材，「為了因應族語教材編寫與印發的需要，初步提出原住民族 40 種話」，所繪製的。

這張地圖的精細程度達到村的行政單位，是文獻上最精細的共時的南島語族群語言方言分佈地圖。不過本圖的繪製原則帶有母語教學的實用主義與族語復振的理想主義，地圖所反映的不完全是語言使用的實況。有些原住民村已經被漢人大量入侵，在地圖上並沒有充分顯示出來。

林修澈選擇了部分原住民鄉，關於當地的民族分佈做了詳細的報導，其中〈原鄉原社·南投縣仁愛鄉〉（2007）詳細報導了仁愛鄉各村的族群分佈情形。

## 3.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 3.1 研究動機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見，小川尚義（1907）以來，除了林修澈（2006）的地圖參考行政單位能夠達到村級，林修澈（2006）地圖達到村級以下，所有台灣的語言地圖的精細度只能達到鄉鎮層級以上，村里級以下的分佈情形無法反映。

語言地理學調查最精細的應該是鄭錦全院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利用 GPS 定位、衛星航照圖比對、GIS 地圖繪製等技術進行家戶層次的語言方言分佈調查。自 2004 年已經完成調查的鄉鎮有新豐、崙背、新埔、後龍、南庄等客語分布的鄉鎮。

總之台灣語言地理學的調查，或者過粗，或者過細，在這兩個極端中，本研究折衷的作法，是把精細程度降低到村里以下，但不精細到家戶以下。我們的目的在短時間內繪製完成全台灣的語言、方言的地理分佈，逐戶調查、GPS 定位的方法需要極大的人力、資金、時間，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完成。衡量實際的情形，我們只能把精細度限制在村里以下自然村層次。本研究的目標有四：

以更精確有效的調查方法紀錄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精細的程度達村里以下；

採用 GIS 軟體，村里級圖層，更準確地繪製本區的語言分佈地圖；

呈現當前的語言分佈狀態，比對傳統的語言地圖，了解本區語言分佈的變化；



參照土地開發與民族遷徙的歷史，進行語言社會學的以及語言地理學的分析，對語言分佈的實況提出解釋。

## 3.2 調查的方法與過程

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可以說是第一張相當程度反映台灣語言分佈狀態的地圖，筆者一向推崇備至，也是筆者最常參考的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但對照筆者的調查，也發現與實況不符合的地方。除上述混淆祖籍分類與語言分類造成的誤差之外，另一個問題可能是小川根據的行政單位太大，村里以下的分佈細節沒有辦法反應到地圖上（詳參洪惟仁 2014）。小川以來，也很少能夠確實反映村里以下區別的語言區劃地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採取實地調查，並把調查範圍縮小到村里。

### 3.2.1 實地調查

本研究所繪製的地圖都重新採取實地調查，其理由有幾個：

一、族群是會移動的，語言也會改變，方言會融合，因此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區隨時在變動，變動的實情不做實際的調查無法確定。即使我們信任小川尚義（1907）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地圖的精確性，這兩張地圖出版至今也已經一百多年或七十幾年，語言的地理分布狀態不可能沒有改變，語言或方言不會沒有變化，地圖不能不重繪；其語言屬性不能不作修正。

二、既然變動不居是語言的本性，語言或方言的調查必須掌握時效性，為了特定目標，做到什麼程度也需要衡量實際的人力、資金、時間的限制。比如我們要畫一張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圖，10年已經太長了，調查的時間如果超過20年，語言分佈可能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做得太精細，那麼整個台灣的語言狀況可能要幾百年才做得完，這樣的方法緩不濟急。

三、既然每一種調查研究都有限制，當我們能夠突破限制而進行更精細的研究時，對於前人研究的疏漏就可以做修正或補充。比如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地圖雖然詳細標示了原住民部落的地點及其使用的語言，但沒有標示方言分區，這是因為當時對於南島語方言的研究還不夠精細的緣故。經過近百年的研究，南島語的方言研究已經相當精細，地圖繪製的技術也相當成熟，我們就必須把新的研究成果落實到語言地圖上。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地圖只分泰雅、賽德克兩種語言，但我們現在了解到泰雅語有兩種方言，賽德克有三種方言，我們可以根據新的分類和新的語言地理學調查把方言分佈的實況畫出來，這就是一種進步。

四、語言分佈史的重建是另一個課題。李王癸的研究對於南島語分佈的歷史做出傑出的貢獻；我們從文獻與實地調查也發現日治末期對於原住民進行大規模的遷村。根據這些歷史的研究，我們也可以把原住民部落的地點及語言分佈區加以重畫。李王癸的「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1999, 2004）就是一種歷史重建的地圖，這種歷時的研究是今後台灣語言地理學必須努力的方向，但歷時的研究必須以共時的研究為基礎。

另一個必須強調的理由是，台灣的方言調查其實已經相當精細了，但是過去的調查絕大多數都是傳統方言學的紀錄，傳統方言學對於與語言地理學直接相關的方言分類與分佈，興趣不大。因此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只能提供本研究的參考，無法提供語言地理學或地理語言學足夠的資訊，有關語言地理分佈的實況都必須重新調查。

### 3.2.2 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如前所述，由小川尚義的地圖（1907）以下，絕大多數台灣語言或方言地圖精細的程度只到鄉鎮層級，本研究希望把地圖的精密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高精密度。

基於人力、資金、時間的限制，我們不做全台灣的語言普查，而採用實際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我們親自下鄉詢問鄉長、鄉民代表、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長、村幹事、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精密，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經過這樣嚴密訪查的結果，語言、方言分區的精密度大大提高了。不過關於閩南語的漳腔、泉腔，一般受訪者概念模糊，至於漳泉的次方言更是沒有概念，這方面只有依靠更精密的方言調查與方言類型學研究，不能信賴受訪者。

網路資源也是本論文重要的參考之一。各地鄉鎮公所的網站，尤其是原住民委員會官方網站提供相當準確的方言分類與分佈的資料，文史工作者的 blog 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料。但是無論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

本文的調查資料根據洪惟仁 2004 年以來調查的結果，但有關南島語的方言分佈狀況大部分根據本文共同作者程士毅的調查，程士毅長期居住在南投縣，對於南投縣原住民的分佈調查得相當清楚，可信度相當高。

### 3.2.3 語言方言的分類

本研究既然要把精細程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層次，那麼相應的，我們不但對於語言要有清楚的分類，也應該把方言做適當的分類。先把語言及方言的分類確定下來，才能繪製語言方言的分區地圖。

本文有關南島語的分類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參見書目及本文 2.6 節的介紹）。有關客語的方言分類根據客委會及鍾榮富（2001）的分類。有關閩南語的方言分類，根據洪惟仁的研究（如〈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2008）的分析。但在本文中只分為漳州腔和泉州腔，不做次方言的分類）。

## 3.3 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語言分佈區的畫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不好解決：

- 1) 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難以顯示；
- 2) 語言混雜的雜居區難以顯示；



### 3) 語言轉換中的地區難以顯示。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1935）和鍾榮富（2001）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狀顯示分佈狀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不能解決其他問題。即使精密如鄭錦全的家戶調查，並以點狀顯示在航照圖上，可以解決第二個難題的一部分，但如為都會區，不同樓層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或一戶中有兩種語言的使用，在地圖上也難以顯示。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狀繪製，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不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

至於第二個難題，本文附圖中儘量把雜居的情形呈現在地圖上，零星的存在用符號標示。另在【附表】中有較詳細的文字說明。但這個問題大部分屬於語言社會學的領域，本文也不期待完全解決。至於第三個難題屬於社會方言學的問題，在本文中不期待解決。

總之，本研究基於經費、人力、時效性以及語言分佈地圖先天的限制，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不是解決所有語言或方言使用的問題，而是盡語言地理學的本份，盡最大的努力把語言分區圖做到最精細的極限。

關於地圖繪製的工具，必須在此交代一下。我們 GIS 地圖繪製軟體採用 ArcView 8.1 版，圖層資料採用勤崙公司村里層電子圖資進行地圖繪製。雖然勤崙公司村里層電子地圖精確度很有問題，和我們從全國鄉鎮公所搜集的官方地圖比較，發現有不少錯誤。我們曾經將所有收集來的官方地圖提供給勤崙公司進行修正，效率不盡理想，錯誤仍然不少。本文不得已的辦法是，當錯誤程度影響到語言、方言分界的準確性時，只好修改圖層或用 PhotoShop 進行人工修改了。

## 3.4 本文處理語種分佈的原則

本研究調查的重點在客家、原住民族及榮民、滇緬義胞及泉腔方言的實際分佈。因為除了這些少數民族或族群之外，其餘的地區大部分是漳州腔閩南語的分佈區，把這些少數族群的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區確定下來，其餘的地區可以推斷是漳州腔閩南語區的分佈區了。

關於語言區的標示有幾點需要說明：

1) 本文的地圖標示的是傳統的、老年的、優勢的、分佈區可以確定的語言或方言。

2) 地圖上標示的語言或方言屬性，以語言佔有率 60% 以上為標區標準，地圖標示的代表色表示該語種為當地優勢語言；30%~60% 標示為雜居區；不及 30% 以符號標示其存在；人口不及 10% 的語言或方言（如高山族部落、平埔族、鶴佬客）為顯示其分佈的特別意義外，不特別標示。

3) 人口極少數但仍聚庄居住如邵族，在優勢語言區內用符號標示其所在，不另立特別的語言區。

4) 雜居的雙語區，如國姓地區四縣、海陸、大埔等客家話雜用，分界不明，又與閩南語並用，只標示「閩客並用」（雙色條文），不標示方言。

5) 被同化民族的語種，如所謂「平埔族」、「鶴佬客」，他們都已經改說閩南語，所以我們把這個地區劃入閩南語區，他們的歷史身份儘量用符號標示<sup>3</sup>。

### 3.5 歷史學的解釋

語言地理學如果只做到繪製語言地圖，這樣的研究只達到 Chomsky 所謂「描寫的妥當性」，語言研究可貴的是對於調查成果進行解釋，也就是 Chomsky 所謂「解釋的妥當性」。我把所謂的「解釋」分為歷史的解釋與語言普遍性的解釋。對於語言地理學而言，歷史的解釋比語言普遍性的解釋來得更重要。

台灣本來是南島語分佈區，南島語有二十多個語種，各有分佈區，但自十七世紀起漢人開始大量遷入台灣，侵奪原住民族的土地，迫使平埔族向內山的邊緣地帶遷徙，或沿北海岸南向宜蘭、花蓮遷徙，或沿南海岸東遷台東、花蓮，或越過中央山脈遷往東部。至於內山原住民族，因為各族群間的遷移，造成分布區域改變；清末以來的「開山撫番」與拓墾政策，迫使所謂「番界」逐步內縮；加上日治時代總督府的強迫遷徙與混居，戰後國民政府繼續執行遷村政策與禁民的安置，閩南人、客家人的果園開發，民宿、旅館的興建，都造成原住民地盤萎縮。

關於原住民的遷徙史，李壬癸的主要著作《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1997）、《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1999）、《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200）有詳細研究，本文有關這一部分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成果。

但歷史研究方面，主要參考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1958）以及鄧相揚、簡史朗、陳俊傑……等新秀的研究。

自來台灣最可靠的語言地圖應該算小川尚義在《台日大辭典》（1907）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見【附圖 1】），第二張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見【附圖 2】）以及移川子之藏等《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所附多張原住民族部落分佈圖。拿這這些地圖和我們今天調查結果繪製的地圖一比較，南投地區百年來語言、方言地盤的變化一目了然。

但是這兩張圖也可能錯誤或不足之處，我們必須有歷史學的旁證，確認以下的事實：

一、日治以前的分佈狀況：1907 年以前的民族分佈如何，直到 1907 年發生了什麼變化，需要歷史的考證。

二、地圖資訊不足的補充：前兩張圖的語言只劃分到語言層次，沒有方言的資料，比如賽德克有三種方言都沒有顯示，好在移川子之藏等（1935）有精確的分類與紀錄；

---

<sup>3</sup> 平埔族和鶴佬客因為已經完全閩南語化，即連他們本人也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因此其分佈更難斷定，因屬歷史問題，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不求詳盡，所以只能儘量標示。

現在的狀態也有林修澈（2006）的紀錄。但漢語的地圖文獻紀錄反而不明確，主要問題是閩客與閩粵的定義混淆不清，造成閩客界線難以界定。小川尚義（1907）的地圖國姓地區客語分佈範圍比現在小，必須經過調查才能知道是小川尚義的錯誤還是歷史的事實。

三、語言地盤的變化：南島民族的居住地，戰前有殖民當局的強迫遷徙，戰後有華語和閩南語嚴重遷入，語言分佈狀態發生大變化，二十世紀初期的語言分佈實況如何，以後的變化如何，需要歷史考證才能確定。

## 4. 南投地區的民族與語種

南投地區是多民族混居之地，本區內有四種漢語，六種南島語，各有方言。本節將各族群、語種及其分佈概況羅列、說明如下：

### 4.1 漢族及漢語

#### 1) 閩南

南投地區最主要的族群是閩南人，漳州腔閩南語佔壓倒性優勢，只有埔里鎮合成里北半部的「新村」說泉州腔。

#### 2) 客家

客家人集中分佈在國姓鄉全境，並擴散到周邊鄉鎮村落，如東邊埔里鎮廣成、合成、一心、向善、牛眠、成功、桃米等里；西邊水里鄉新興村；南邊魚池鄉五城村。這裏的客家人是清末及日治時期，由桃竹苗及台中東勢地區遷來的二次移民，有大埔客、海陸客、四縣客，和閩南人雜居。

#### 3) 榮民

榮民是 1957 年中橫公路完工後建村遷入，主要在仁愛鄉榮興村、翠華村北部華岡社區及大同村仁愛、忠孝、榮光、道班等四個新村，今其後裔說華語。

#### 4) 泰緬義胞

泰緬義胞是 1961 年政府安置泰緬邊境雲南移民，組成仁愛鄉大同村博望新村、定遠新村、壽亭新村，合稱「清境農場」，說雲南腔的西南官話。

### 4.2 南島民族及南島語

#### 1) 巴宰

埔里的 Pazih（巴宰）僅存在兩個聚落，一在烏牛欄、大馬璘，另外住在守城份、牛眠山、大滴、蜈蚣崙所謂的「四庄番」自稱（噶哈巫）。Kaxabu 和 Pazih 其實只是方

言的差別，差異很小，可以歸為一族（李壬癸與土田滋《巴宰語詞典》（2001:2））。以下不特別說明時以 Pazih 涵蓋 Kaxabu。

## 2) 邵

邵族 (Thao) 是原住民委員會認定的十四族中人口數最少的原住民族。全國登記為邵族的只有 693 人，但人口嚴重外流，散佈各地，集中在魚池鄉水里鄉的邵族人口不及 200 人。語言大量流失，瀕臨絕滅（詳下）。

## 3) 布農

布農族 (Bunun) 分佈非常廣闊，由南投縣的仁愛鄉南部、信義鄉全境以南到台東縣延平鄉的中央山脈深山中，但人口主要集中在信義鄉。分為 Takituduh (卓社群)；Takibakha (卡社群)；Takbanuaz (巒社群)；Takivatan (丹社群)；Isbukun (郡社群) 等五種方言。

## 4) 北鄒族

鄒族 (Taou) 總主要分佈在嘉義縣阿里山，其次在高雄縣三民鄉，桃源鄉。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久美部落的鄒族只有 200 人左右，講 Duhtu 方言。

## 5) 賽德克族

賽德克 (Seediq) 主要分佈在仁愛鄉沿橫貫公路兩旁眉溪流域及濁水溪上流兩岸。分為三種方言：Tkdya、Toda、Truku。

## 6) 泰雅族

泰雅族 (Atayal) 分佈在仁愛鄉北部至台北縣烏來鄉的高山地帶。仁愛鄉北部有兩個泰雅方言 Squliq 和 C'uli'。南部親愛村的萬大部落也屬於泰雅族，孤立成村，雖然講的是 C'uli' 方言，但口音比較特殊。

# 5. 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

我們把南投地區分成五區進行說明：

## 5.1 仁愛鄉的語言分佈

仁愛鄉屬於傳統所謂的「山地鄉」，原住民族有三種，賽德克人約五千人、泰雅族約四千人、布農族約三千人、漢人約三千人。各族分佈的情形約為北泰雅 (Atayal)、中賽德克 (Sediq)、南布農 (Bunun)。漢人散佈在橫貫公路沿線。

泰雅族被賽德克分為兩部分。北部的泰雅分佈在本鄉北部和和平鄉相鄰。發祥村(瑞岩、慈峰、梅村、紅香等部落)、力行村(溫泉、新望洋等部落)、翠華村(馬力觀、

翠巒等部落)講 Squliq 方言；新生村眉原部落為 C'uli'方言與 Squliq 方言混雜區；南部親愛村的萬大部落也屬於泰雅族 C'uli'方言，孤立成村，C'uli'口音特殊，歸為 C'uli'方言之下的次方言。

賽德克語主要分佈在仁愛鄉沿橫貫公路兩旁眉溪流域及濁水溪上流兩岸，分為三個方言：Tkdaya 分佈在最西部的互助村(清流、中原兩部落)及南豐村(眉溪、天主堂兩部落)；Toda 分佈在中部的春陽村(春陽部落)、精英村(平靜、平和兩部落)；Truku 分佈在東部的合作(平生、靜觀兩部落)、精英村(廬山部落)及親愛村(松林部落)。

大同村中部是 1961 年政府安置泰緬邊境雲南移民，組成博望新村、定遠新村、壽亭新村，三者合稱「清境農場」，人口約一千人，說雲南腔的西南官話，其中也有一些女眷講擺夷話，但年輕一代改說華語。其後又有榮民遷入，成立仁愛、忠孝、榮光、道班等四個新村，人數只有約二百人，說華語。

中部賽德克族分佈區中部橫貫公路開通後，大量漢人入住，分佈在公路兩旁。北部的榮興村及大同村中部部分土地是 1962 年中部橫貫公路開通後，劃歸退輔會分配給榮民，1990 年取得所有權，但目前其農場大部分賣給閩南人經營，變成閩南語分佈區。但北部的翠華村北部華崗的社區是 1957 年中橫公路興建完成後，由緊鄰的臺中縣和平鄉福壽山農場遷入的榮民社區，今其後裔說華語，約二百餘人。

又鄰接埔里鎮的南豐村楓仔林、楓林口等地為「鶴佬客」及 Kaxabu 平埔族所佔，但現在都說閩南語，人數約四、五百人。此區可以算是埔里漳腔區的延伸。

布農族分佈在南部萬豐、法治、中正三個村，屬卓社(Takituduh)群，是布農族最北部的分佈區。因為地處高山偏僻之地，故能保存夠完好的傳統語言文化。

仁愛鄉的語言分佈整體而言，由北而南呈泰雅、賽德克、布農的順序排列，但賽德克語區夾雜著華語、雲南腔華語、閩南語、客語等漢語語言島。參見【附圖 4】「仁愛鄉語言方言分佈圖」。

## 5.2 信義鄉的語言分佈

本鄉屬原住民鄉，原本為布農族語言與鄒族語言傳統分佈區，兩族隔著陳有蘭溪為界，日治時代鄒族因疾病與布農族混居等因素大量消失，現在只有極少數人使用鄒語。但日治時代到戰後漢人大量入住，有客家人、「鶴佬客」與閩南人的分佈，客家人為海陸客。全鄉漢人人口比例為 55%，原住民人口只佔 45%。各村語言分佈情形約如下述：

漢人主要分佈在本鄉入口陳有蘭溪兩岸較平坦的地區。明德村西部及人和村西北側、同富村與愛國村為閩南語分佈區，但愛國村閩客各半，客家人為苗栗與新竹(湖口地區)遷來，以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自強村 80%為客家人，神木村客家人口佔 95%，多為新竹苗栗的海陸客，曾在阿里山工作，後移至神木村居住，羅娜村的農富坪也有客家人居住，閩客各半。

鄒族只有 200 人左右，住望美村久美部落第六、九鄰，講鄒語 Duhtu 方言。

其餘村落為布農語的分佈區，羅娜村為台灣最大原住民部落；但豐丘村、新鄉村及羅娜村的河川沖積平原上都是閩南人。東埔村的溫泉區及哈比蘭有三成的漢人講閩南語。

布農語分為五種方言：Takituduh（卓社群）；Takibakha（卡社群）；Takbanuaz（巒社群）；Takivatan（丹社群）；Isbukun（郡社群）。其在南投縣境內的分佈如下表所示（參考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1997:95））

南投縣境內布農語群分類及分布表

	方言群	區域	村落（社區）
北部方言	Takituduh （卓社群）	仁愛鄉	萬豐村 Ququaz（曲冰）、法治村 Buqiz（武界）、中正村 Qaqatu（過坑）。
		信義鄉	望美村久美社區 Maqavun。
	Takibakha （卡社群）	信義鄉	潭南村 Malavi、地利村 Tamazuan、雙龍村 Isingan。
中部方言	Takbanuaz （巒社群）	信義鄉	地利村 Tamazuan、雙龍村 Isingan、人和村 Luluqu 明德村 Naihumpu、豐丘村 Salitung、新鄉村 Sinapalan 望美村望鄉社區 Kalibuan。
		信義鄉	地利村 Tamazuan。
南部方言	Isbukun （郡社群）	信義鄉	明德村 Naihumpu、羅娜村 Luluna、東埔村 Tumpu 望美村久美社區 Mahavun。

整體而言，信義鄉的原住民以布農族為主，只有望美社區有少數鄒族；漢人分佈在西南角山區，閩客呈割據局面，西北角平地的漢族閩客混居，而以閩南語為優勢。本區的語言分佈詳參【附圖 5】〈信義鄉語言方言分佈圖〉。

### 5.3 埔里及以西的語言、方言分佈

南投縣除仁愛鄉及信義鄉為原住民鄉以外，由埔里以西至八卦山脈的廣大地區都是漢語方言的優佔區。這個地區分佈著四個語種：閩南語、客語屬漢語方言，邵語、巴宰語屬南島語。

閩南語分佈在南投縣埔里以西的絕大部分。方言屬性被歸類為偏漳腔，只有埔里西北端合成里的北部有一個泉州腔方言島，居民於 1959 年台中縣清水鎮<sup>4</sup>建清泉崗機場時被集體遷來此地，講泉州腔閩南語，但年輕人已逐漸漳腔化。

<sup>4</sup> 2010 年 12 月 5 日台灣縣市改制直轄市，台中縣市合併為台中市，鄉鎮改稱為區，本文成文時尚未改制，為方便計，姑從舊制。



客語分佈在國姓地區，包括國姓鄉全部，以及周邊鄉鎮各村，如埔里北部的廣成、合成、一心、向善等里，西南部的成功、桃米等里；魚池鄉五城村；水里鄉新興村；中寮鄉清水、內城、和興等村，本文通稱為「國姓地區」。

國姓地區的方言相當複雜，有大埔腔、海陸腔、四縣腔，和閩南語混用。客語方言的分區也不明顯，大抵上依北大埔、中海陸、南四縣的趨勢分佈，北部和台中新社相鄰的長豐、長流、長福以大埔腔為優勢，東北部北港流域的北港村一直延續到相鄰的埔里鎮廣成里、合成里、向善里都是海陸腔的優勢區。南部南港里及其相鄰鄉鎮各村以四縣腔為優勢。

國姓鄉的客語因為和閩南語混用的情形嚴重，不但語言成分受到閩南語很大的影響，如 *v*-都唸成 *b*-之類（江敏華 2010:57），日常生活也和閩南語語碼夾雜（code-mixing）或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甚至已經改說閩南語，目前已經完成轉移的村有國姓鄉市街的國姓村、石門村，歸入閩南語區。市街周邊（大旗、乾溝）及沿南港溪台 14 線公路經過的各村（北山、大石、柑林、福龜）因為閩南語的影響及閩南人的遷入，已經成為閩客語混雜區。整體而言，國姓地區的客語有逐漸萎縮的趨勢。

埔里鎮牛眠里、蜈蚣里、桃米里（東半部），草屯鎮東邊的土城里、中原里、北勢里散佈的客家人都已經不使用客家話，成為「鶴佬客」，會說客語的也只在家中使用客家話。國姓地區幾乎是閩南語區中的語言島，閩南語優勢的大環境，逼使客語趨於萎縮。

本區中有兩個邵族的部落，即魚池鄉的日月村及水里鄉的大平林。白樂思說邵語非常獨特，和其他的南島語都不一樣，幾乎可以自成一個語支（branch，參見 Blust 2003:1）<sup>5</sup>。人口很少，根據 2009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的資料，登錄為「邵族」民族身分的共 693 人，但人口嚴重外流，散佈各地，實際居住於日月村部落的約有 150 人，居住在大平林部落的約有 40 人，總共不過 200 人。目前能以流利的邵語會話對談的都是七、八十歲以上年紀的老人，中生代和青少年差不多完全以閩南話和國語為主要語言。根據最近簡史朗的調查，目前能夠「精通族語，詞彙豐富，可以完全以族語思考、生活、會話」的邵族 80 歲以上 6 人，70-79 歲 8 人，60-69 歲的 5 人，加上 50-59 歲會說邵語，但已經不使用邵語的 8 人，總共不過 30 人（詳參簡史朗《南投縣志語言篇·邵語》（2012: 239, 242））。可見邵語是一個瀕臨絕滅的語言。

南投縣的平埔族集中在埔里鎮內，原有 Hoanya、Babuza、Papora、Pazih 和 Taokas 五族，都已經完全漢化，說閩南語。Pazih 是埔里僅存的平埔族，目前僅存在所謂「四庄番」居住的守城份（守城）、牛睨山（牛眠山）、大湳、蜈蚣崙、牛尾<sup>6</sup>（居民自稱 Kaxabu（噶哈巫）），直到最近愛蘭里烏牛欄社區仍有 Pazih 使用者，但 2010 年 10 月

---

<sup>5</sup> 白樂思說，邵族和布農族關係密切，過去許多邵族人抱布農族女孩當小媳婦，進而結婚，因此邵族和布農族相當親密、和諧，許多邵族的老年人都同時會說布農語，因此邵語中有不少布農語的借詞，但布農語比較高階，很少布農族人會說邵語。（Blust 2003:2）

<sup>6</sup> 牛尾是晚近由牛睨山（牛眠山）遷去的新部落，因此實際上所謂「四莊番」分佈在五個部落。

24 日唯一的發音人潘金玉以 96 歲高齡過世，Pazih 已經宣佈語言死亡，Kaxabu 亦瀕臨絕滅，情形比邵族嚴重<sup>7</sup>。

總體而言，本區以閩南語為主，中間夾雜著國姓地區的客語區，但客語方言混雜，並與閩南語並用；另外邵語、Pazih 語亦成點狀分佈，人口極少，並且只有極老的老人使用。本區的語言分佈參見【附圖 6】〈南投縣埔里以西語言方言分佈圖〉。

## 5.4 南投地區語言分佈綜述

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在上一節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以下參照【附圖 7】〈南投縣語言分佈全圖〉綜述本區各個語言的分佈大勢：

閩南語是全境最強勢的語言。人口主要集中在八卦山東麓的平地，包括草屯鎮、南投市、名間鄉、集集、竹山、鹿谷、魚池、水里、中寮及埔里盆地。在這個廣大的分佈區內夾著一個客語分佈區及魚池、水里兩個邵族部落、埔里的 pazih。

客語主要分佈在國姓鄉全境，並擴散到及周邊鄉鎮相鄰的村落。整個客家區正好被夾在閩南語的分佈區內。

南島語分佈在高山地帶的山地鄉。泰雅語和賽德克語主要分佈在仁愛鄉，布農語分佈在仁愛鄉南部及信義鄉。

## 6. 地理分佈狀況之分析

語言研究除了事實的描述，還要進行所以然的解釋。本節將從語言地理學以及台灣族群遷徙史的觀點，就以上的語言分佈狀況以及語言分佈區的變化進行分析。

### 6.1 語言地理學的觀察

如前所述南投地區由八卦山到中央山脈，各族群語言的分佈狀況大體是照著閩南語>客語>平埔族/閩南語>南島語的順序排列，但從語言地理學所謂「語言分佈連續性」原理來看有幾個問題需要解釋。

1. 仁愛鄉北部有泰雅，有賽德克，但是南部親愛村的萬大部落講的方言屬於泰雅族 C'uli'，卻被賽德克語區隔開，和北部新生村的 C'uli' 失去連續性，成為一個語言島。這種情形是怎麼形成的？

---

<sup>7</sup> 洪惟仁於 1986 年訪問守城份潘郡乃先生（時年 81 歲）留下這樣的紀錄：「我問他說：『您還能說祖先的語言嗎？』他說：『當然會，只是沒有幾個跟我說了。』我說：『還有幾個？』他說：『不到十個，都是八十歲上下的人了。』潘先生苦笑地說。」（洪惟仁 1992:192）將近 30 年前的八旬老人現在恐怕都已經歸山了。

2. 賽德克 Tkdaya 人僻居於互助村的清流部落和中原部落，被包圍在新生村眉原泰雅族和國姓鄉北港村客家梅林社區中間，和其他的賽德克失去連續性，其中有什麼故事？

3. 南島語分佈區，主要在仁愛鄉、信義鄉的泰雅、賽德克、布農，但漢語的分佈區內仍然有邵語和 Pazih 語，這兩個南島語語言島和其他的南島語區沒有連續性。理由何在？

4. 客語分佈區夾在閩南語的中間，由草屯到埔里這條線上夾著一個客語區，閩南語分佈區失去了連續性。其理由何在？

5. 信義鄉是布農族的分佈區內的神木村是個客語島，同富村以及和東埔村相鄰的溫泉區是閩南語島。這兩個語言島是怎麼形成的？

6. 仁愛鄉中部沿橫貫公路兩旁眉溪流域及濁水溪上流兩岸為賽德克族分佈區，但此區的語言相當複雜，說華語的榮民，說雲南腔華語的滇緬義胞錯雜其間，語言分區相當零碎，是如何形成的？

## 6.2 南投地區開發史的解釋

以上從語言地理學的觀點所提出的問題，難以得到語言學的解釋，本節嘗試從台灣族群遷徙史的觀點做個解釋。

### 6.2.1 泰雅 C'uli' 分佈的斷裂與遷徙

埔里最早的住民是泰雅族和布農族。兩族以眉溪為界，溪南史稱為「埔番」，屬於布農族；溪北史稱為「眉番」，屬於泰雅族，講 C'uli' 方言。

根據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1958）及廖守臣的研究，國姓鄉烏溪以北、埔里眉溪北岸及眉溪上游蜈蚣崙連續至仁愛鄉眉溪流域，包括現在的霧社在內的廣大地區原是泰雅族 C'uli' 方言（所謂「眉番」）的分佈區。但現在的分佈區不但萎縮了很多，而且會發生斷裂。這是因為傳統領域被侵佔的結果。

埔里北部的「眉番」原有兩個社，即水眉社與眉社（Pittu，自稱 Muraut），根據簡史朗 2005 及鄧相揚 2008b 的研究，二社所以遷出的原因是自 1823 年埔社引進平埔族入墾以後，其土地被平埔族侵吞，在 1841 年之後平埔族向眉溪以北擴張，眉社土地也被平埔族侵吞。又水眉社與眉社因出草事件而結怨，遂分道揚鑣，一支向北遷往北港溪，成為今日眉原部落的一部分；開山撫番政策實施之後，國姓鄉烏溪以北的土地又被漢人入侵，後來又遭日人武力驅趕，C'uli' 被迫向北港溪中游遷徙至仁愛鄉西北部的互助村、新生村；1924 年再被日人集中到新生村的眉原部落，與原居於此或遷入的 Squliq 族人混居。另一支於 1850 年以後溯眉溪而上，至濁水溪與萬大溪匯流處與萬大的族人

結合<sup>8</sup>。在此之前 Tkdaya 賽德克族原居於濁水溪上游，強盛後由東向西擴張，入侵霧社地區建立了 Parlan 社（漢名「巴蘭社」），把原居此地的萬大（PIngawan，舊漢名「平了萬」）排擠到濁水溪與萬大溪以南<sup>9</sup>，切斷其與眉社的連續，萬大遂成為孤立的語言島，所以招引眉社的族人來壯聲勢。

總之，C'uli'的傳統領域相當廣闊，由眉溪北部至眉溪上游的霧社，後來的萎縮與斷裂是因為傳統領域被平埔族、漢族及賽德克 Tkdaya 族侵佔的結果。

## 6.2.2 賽德克的方言大風吹

賽德克族有三個亞族：Tkdaya、Toda、Truku，其中最強悍而受迫害最大的是 Tkdaya。根據鄧相揚（2008a），日治以前，Tkdaya 曾經是賽德克族中最強盛的亞族，極盛時期的傳統領域包括今眉溪上游的南豐村、濁水溪上游的大同村、春陽村、精英村廬山部落以南，以及親愛村濁水溪以西、萬大溪以北及萬大北溪流域的區域，稱為「霧社群」或「巴蘭社群」（Paran）。<sup>10</sup>

「霧社群」Tkdaya 原有 Mhebu、Bwaarung、Bukasan、Suku、Gungu (Hogo)、Truwan、Drodux、Parlan、Qacuc、Takanan、Tongan、Sipo、Mwanan 等十三社<sup>11</sup>。其沒落是因為經歷「深堀事件」（1896）、「人止關事件」（1902）、「姊妹原事件」（1903）、「五年理蕃計畫」（1910 開始實施）、「薩拉矛事件」（1920）、「霧社事件」（1930）、「第二次霧社事件」（1931）等事件被日人射殺、轟炸、誘殺、圍剿之後，死傷慘重，勢力大衰。前六社族人原人口數為 1,236 名，經歷了兩次事件之後 Tkdaya 只殘留 298 名老弱婦孺。霧社事件後的 1931 年霧社人被迫遷移到北港溪中游建「川中島」部落，今稱「清流部落」（在今互助村），族人稱為 Alan-Gluban（谷路邦部落）。日人為建霧社水庫，1938 年又將當地殘留的 Parlan、Qacuc、Takanan 等社遷徙到「川中島」對面建立「中原」部落<sup>12</sup>。Tkdaya 原有領域大部分被日人瓜分給親日派的所謂「味方番」的 Toda、Truku 及萬大泰雅族，霧社遂完全沒有 Tkdaya。

---

<sup>8</sup> 根據萬大耆老的口述，當時 Tkdaya 的勢力已抵達眉溪中游，為了避免衝突，族人繞道東埔（今埔里鎮麒麟里）後經濁水溪中游與原萬大社人會合。

<sup>9</sup> 根據中原耆老的口述，萬大社的舊址在今仁愛高農的實習農場一帶，但筆者詢問報導人何以霧社街區的位置非常好，Tkdaya 卻沒有在此建立部落？報導人回答該地可能是萬大舊社。因過去採行室內葬，故選擇部落位置時通常會避開已知舊社。

<sup>10</sup> 其一支移居在花蓮縣境木瓜溪流域，稱為「木瓜群」（Puribaw）。「木瓜群」早在清代就因同族 Truku 人的壓迫，被迫遷居到花蓮縣壽豐鄉溪口村與萬榮鄉明利村兩處。1945 年有的再南遷至萬榮鄉見晴、萬榮。

<sup>11</sup> Bwaarung 與另一部落 Bukasan 原屬 Toda，日治前後加入 Tkdaya，Bukasan 後因遭遇土石流，1925 年併入 Mhebu。Qacuc、Takanan 則於 1931 年先遷居到 Parlan 社附近，1938 年再一起遷居中原。

<sup>12</sup> 根據鄧相揚（2008），此處因位於眉原社與川中島社之間，所以日人將此地取名為中原。

Tongan Mudu、Sipo Lipak、Mwanan 三社最早由 Truwan 母社遷居來的地方叫 Tongan Bale（意即弧形凹處），是一個山坳處，故得名。日人先將 Tongan Mudu 與 Mwanan 二社合併，後來為了便於掌控與管理，於 1924 年將 Tongan、Sipo Lipak 兩社遷居至眉溪駐在所附近台地（今仁愛鄉資源回收場），並且在日人推展「水稻定耕」的政策下，在南山溪一帶台地，闢水田，種水稻。1954 年間，Tongan 社族人為就近照顧農地，再集體遷居於南山溪與眉溪的合流處今址。同年 10 月間，原 Sipo 社族人隨天主堂的設立，集體移居於原居地對岸的今址。

### 6.2.3 埔里地區的語言沖積層

南投地區目前僅存兩種平埔族，即邵族與 Pazih。

邵族原為清代北路同知所轄「水沙連」二十四社中的四社 Tevato、Sinatsuatkki、sapolo、Simloku（劉枝萬 1958:16）。根據傳說，邵族本來是原居嘉義大埔的鄒族，乾隆時代因追逐白鹿偶然發現日月潭，而舉族遷居於水沙連（劉枝萬 1958:17），但李王癸根據語音比較，認為邵族並非鄒族，而更接近於西部平埔族，其遷居日月潭估計已經八百年（李王癸 2000:186）。

邵族的傳統領域包括魚池、水里北至國姓鄉南港流域之間的廣泛地區。李王癸和簡史朗曾經根據實際踏勘，把明治 39 年「水社地區圖」（台灣日日新報社）重繪成「未蓄水前日月潭周遭邵族地名對照圖」（李王癸 2000:175），2004 又重繪成彩色的〈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可見邵族並不是很小的民族，清代的原始領域更大，包括今集鎮、中寮鄉的一部分都曾是邵族的領域，但是現在邵族只分佈在日月潭日月村一小部及水里鄉崁頂村的大平林，是人口數最少的台灣原住民。簡史朗解釋說（2010:239）：

「邵族既然曾經是水沙連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族群，為什麼她的人口如今卻大量萎縮呢？主要的原因可能和邵族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邵族分布的地區是近三百年來台灣沿山地帶政經環境變動最激烈的地方，…外來的漢族移民長年累月在這裡進出經營，…邵族人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的衝擊也最大，早在清雍正 3、4 年時，邵族的水社就曾因為出草事件，被清政府以軍隊圍剿過，史稱「骨宗事件」，族勢即受到嚴重打擊。乾隆末年的林爽文事件，邵族各社也被動員輾入搜尋叛黨的陣容，…緊接著嘉慶、道光年間，漢人墾民源源不斷地進入水沙連地區開墾，透過種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式，逐漸改變了邵族的傳統社經及文化制度，處於競爭劣勢的邵族人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喪失了土地權，文化也被浸蝕同化了，長期以來與外來人口不對等的婚姻狀況（嫁出多，娶入少）也改變了邵族的人口結構，尤其外來人口帶來的疾病和瘟疫也經常造成人口的大量折損。晚近台灣社會的工商業發展和都市化也造成邵族人口的大量外流，這些都是造成邵族人口無法成長甚至於逆向萎縮的原因，人口稀少也連帶影響了邵族語言的活力，由於生活周遭的文化氛圍幾乎全部是平地漢人的天下，語言環境極端惡劣，邵族的年輕人幾乎沒有講自己族語的機會，所以邵語的傳承有很大的危機，目前能以流利的邵語會話對談的，都是七、八十歲以上年紀的老人，中生代和青少年差不多完全以台語（閩南話）和國語為主要語言，邵語長遠來看，不只瀕危，甚至於有變成「死語」的危機。」

根據這個分析，可以歸納出邵語分佈區萎縮、人口流失的原因有：一、骨宗事件的種族屠殺；二、漢族遷入，不對等的經濟競爭，使邵族失去土地權；三、不對等的婚姻，

改變邵族人口結構；四、外來人口帶來的疾病和瘟疫使人口折損；五、近代都市化造成邵族人口外流；六、語言文化的大環境使邵族失去傳承的意願。

以上的分析可以說完全適用於所有台灣原住民族的命運，差別只是時間先後而已。

綜上所述，埔里有史以來經過三次的族群民族更替，相應於語言的沖積，姑稱為埔眉番時期、平埔族時期、漢化時期。

### （一）埔眉番時期

埔里最早的住民是泰雅族和布農族。兩族以眉溪為界，溪南屬於布農族，史稱為「埔番」；溪北屬於泰雅族，史稱為「眉番」，眉番屬於泰雅族 C'uli'亞族殆無疑義。傳統的說法，根據傳說埔社屬於布農族 Ta-qaviðan，應該就是布農族丹社群（Takivatan），此族今尚部分存於信義鄉東北的地利村。<sup>13</sup>

「埔番」和「眉番」自古互相征伐。其間漢人不斷偷越私墾，引起原住民反抗，嘉慶二十年（1815）郭百年率漢人入山大肆屠殺，原住民死亡殆盡（參見劉枝萬（1958:33））。

### （二）平埔族時期

郭百年事件後西部平埔族大舉東遷，集中於埔里。自漢人遷入台灣以後，平埔族在西部備受欺凌，族人被殺、土地被奪，於是生活日苦，不得不遷徙避難。郭百年屠殺事件後，埔里形成廢墟，西部平埔族趁虛大舉東遷埔里盆地。自道光三年（1823）起，陸續遷入者竟達三十餘社（劉枝萬（1958:29）），包括道卡斯（Taokas）、巴宰（Pazih）、巴布拉（Papora）、貓霧（Babuza）、和安雅（Hoanya）等五族，並互相協議，分墾埔里盆地。（參見劉枝萬（1958:31-35））此後，埔里平原儼然成為西部平埔族移民的新天地。但平埔族進一步利用漢人侵吞土地的方法，侵吞了「埔番」和「眉番」的土地。

### （三）漢化時期

平埔人墾埔里後，把埔里當成一個逃生的避難所，深恐再蹈西部覆轍，被漢人侵佔，於是訂立「公議同立合約字」，規定「毋許引誘漢人在彼開墾，毋許僱雇漢人在地經營，若有不遵，鳴眾革逐」，表現各族同仇敵愾之情（參見劉枝萬（1958:37））。事實上平埔族之入墾亦屬非法，直到光緒元年（1875）設埔里社廳開始實施「開山撫番」，才正式合法化，當時平埔族六千餘人，漢人已經有了二千七百人。平埔族在西部時已經習

---

<sup>13</sup> 簡史朗認為埔里眉溪以南的「埔番」應為邵族。他和筆者討論中舉出幾個理由來支持他的主張：一、埔社和邵族的地緣關係比跟布農族接近；二、根據和安雅平埔的口述埔社和邵族一樣都有「舂石音」（杵歌）；三、骨宗事件時埔社和邵族具有聯盟關係；四、郭百年事件後埔社是透過邵族引進西部平埔族；五、根據埔社後裔口述，埔社人在日治時代還到日月潭探親。可見邵族人和埔社人是親戚關係，而和布農族只是姻親關係。這個推測極有可能。果然如此則邵族的傳統領域可以推展到埔里盆地眉溪以南。



得閩南語、漢文，埔里社廳成立後又成立了二十六所義塾，教授的語言當然是閩南語，同時閩南人大量進入埔里盆地，平埔族的漢化大為促進。

到了明治三十年（1897年）伊能嘉矩到埔里採訪時，調查各族語言使用，只有 Pazih 族漢番雜用，Papora 族半用番語，其餘各族都只有老人使用，Hoanya 族連老人都只記得十幾個詞。昭和六年（1931）移川子之藏訪埔里，發現平埔族的語言、風俗已經消失殆盡，唯「蜈蚣崙、烏牛欄、大湍等處係迄今仍用番語之部落，此例實屬罕見。」（參見劉枝萬（1958:94-95））

以上說明了埔里地區本來是高山族泰雅語、布農語的地盤，1823年以後被道卡斯（Taokas）、巴宰（Pazih）、巴布拉（Papora）、貓霧揀（Babuza）、和安雅（Hoanya）等五族語瓜分，最後仍蹈西部平原的後塵，全部同化為閩南語的分佈區。民族的地盤爭奪，造成一層一層的語言沖積。

#### 6.2.4 國姓地區的語言沖積層

國姓地名的由來，據說是因為「國姓爺」鄭成功部將劉國軒追殺大肚番入埔里，「至北港溪畔，乃班師歸，自是北番皆服」（連橫《台灣通史》）。因為這段歷史只有連橫提到，所以史家對這一個記載都存疑。不過鄭成功佔領台灣之後，到處殘殺原住民，確是事實。

國姓地區和埔里地區的開發史非常類似，都是語言的沖積史，不同的是插入一段客家沖積層。以下參考陳俊傑《國姓鄉福佬化客家裔漢人的族群關係調查》（2003）的研究與程士毅的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把國姓地區的開發史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 （一）泰雅族時期

如前所述，國姓地區烏溪以北北港河流域是泰雅族的傳統分佈區，說的是泰雅語 C'uli' 方言。南港河流域是邵族的傳統分佈區，說的是邵語。

##### （二）閩南人移民時期

道光二十七年（1847），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視水沙連番地是從埔里社回程，平林（今草屯平林里）已經有從草屯進入的漢人居住，並與原住民通婚；咸豐年間（1851-1861）「戴潮春事件」平定之後，清軍也曾進入龜仔頭（今福龜村）一帶搜捕戴案餘黨，因聲勢浩大而不了了之，可見此時國姓西部已有漢人入墾。但是光緒元年（1875）清政府實施「開山撫番」，成立埔里社廳。當時的族群成分，根據夏獻綸，《台灣輿圖·埔里六社輿圖》（1880）記載：「漢民在六社耕墾者有二千七百餘人，內粵籍百數十人，餘俱閩籍。」（黃清琦 2010:83）。由此可見，直到清末國姓地區的漢移民仍然以自草屯入墾的閩南人為主，且集中於西部一隅，客家移民潮才剛開始（詳下）。

##### （三）客家移民時期

光緒三年（1877）霧峰林家的林朝棟率兵駐屯北港溪堡，一方面駐防防止泰雅族下山出草，一方面投資開採樟腦。同時也修築了東勢角至埔里社的隘勇線（約當今省道台 21 線），客家人才開始由東勢、新社沿大甲溪上游，越山進入北港溪中游來當「腦丁」。

光緒十三年（1887）台灣巡撫劉銘傳奏請成立「台灣腦磺總局」，旋即在埔里設腦務分局，並在國姓設立東勢角撫墾局水長流分局（今長流村），積極鼓勵樟腦開採。同一時期，埔里平埔族或沿著隘勇線北向、或沿著烏溪西向拓墾，也是由平埔族充當隘勇，保護漢族農民。

此一政策延續到日治中期，吸引了大量的客家移民潮，加入樟腦開採的行業。移民的範圍不止到國姓鄉，國姓鄉周邊鄰接的鄉鎮，包括中寮、魚池、水里山區都是客家腦丁的移民範圍。不過此時戰亂頻仍，製腦事業也並非毫無風險，故根據小川尚義 1907 的地圖，日治時代初期，客家人只擴散到烏溪沿岸交通較為便利之處。南港河流域及國姓鄉周邊的村落，是後來將泰雅族逼往東方山區後，這些區域被劃入普通行政區域並開放招墾，使得資本家如霧峰林家、鹿港辜家才得以進入開發。廢除大租權之後，埔里新產生的平埔族資本家與日本人結合，開採樟腦或逕行招墾、開發。

由此可見國姓地區的客語分佈區是十九世紀末期才開始形成，插入平埔族與閩南人構成的閩南語區之中。

需要解釋的是：

1. 既然國姓地區的樟腦開採吸引了客家移民潮，為什麼沒有吸引閩南移民潮？可能的解釋是埔里和國姓都是移民的新天地，但是埔里盆地的平原比國姓大得多，而且北港溪上游的泰雅族頻頻下山出草，加上山區盜匪盤據，國姓比埔里危險，開發相對也晚的多。台灣整體的情形都一樣，閩南人先到，優先佔據平原可耕地，餘下不易開墾的山坡地、緊臨番地的危險地區才留給客家人或平埔族，客家人或平埔族成為閩南人和高山族之間的緩衝（參見洪惟仁〈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2006）），也就是簡炯仁（1997）所謂的「夾心餅乾原理」。埔里盆地和國姓鄉國姓村、石門村都是閩南語的分佈區，埔里盆舷地帶及國姓鄉的山坡地是客語分佈區，這種情形只是反映了大台灣的移民分佈趨勢而已。

2. 日治時代客家在國姓地區只是相對多數，而非絕對多數。陳俊傑（2003）統計日治時代國姓庄各村移民的祖籍，得到以下的結果（表 1，單位%）：

表 1 日治時代國姓各村移民的祖籍

日治時代	現今（村）	廣東	福建	熟番	生番	支那
國姓	國姓、石門	66.1	32.3	1	0	0.6
北港溪	北港	77.3	16.4	12	0	1
水長流	長流、長豐、長福、大旗	89.8	9	1.2	0	0
柑子林	柑林	80.9	17.9	1.2	0	0
墘溝	乾溝	69.9	29.5	0.3	0	0.3
龜子頭	福龜	62.4	36	1.3	0	1
平均		74.4	23.5	2.8	0	0.9

由上面的數字看來，完全沒有所謂「生番」的高山族；所謂「支那籍」即日治後才移民台灣的人口也只有 0.9%；所謂「熟番」的平埔族，只佔 2.8%。其餘絕大多數是漢人，漢人之中客家佔了將近三成，算是客家優佔區，但閩南人也還有將近一成。閩南人

在這個地區相對少數，但在整個南投地區而言卻是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國姓地區的客家人雖然人口佔優勢，但語言卻是弱勢。

加上國姓鄉閩客通婚情形相當普遍，陳俊傑（2003）統計國姓庄各村通婚、收養子女的情形非常普遍，完全沒有族群隔閡。客家人和閩南人雜居，並且在語言、文化上接受了閩南語、閩南文化，包容開放的態度導致國姓地區變成客語、閩南語並存的雙語社會。

### 6.2.5 新移民打破了南島語分佈區的連續性

從地圖可見，仁愛鄉和信義鄉散佈了一些零星的漢語語言島，這些大部分是戰後遷入的漢人所佔領的區域。前文中對這些零星的漢語島已經交代了產生的理由，這裏再整理如表 2<sup>14</sup>：

表 2 仁愛鄉及信義鄉漢語島形成時間表

語言	分佈區	遷入時間	遷入理由	人口（約）
華語	仁愛鄉翠華村華岡地區	1962	中橫公路完工後建村遷入	260
	仁愛鄉大同村仁愛、忠孝、榮光、道班等新村	1970	由翠華村榮民遷入	200
雲南腔華語	仁愛鄉大同村「清境農場」（博望、定遠、壽亭等新村）	1961	安置泰緬邊境雲南移民	1000
閩南語	仁愛鄉榮興村及大同村北部	1990	榮民將土地權轉讓閩南人經營果園	90
	仁愛鄉大同村南部霧社地區	戰後	閩南人遷入霧社風景區經營商業與觀光產業、公務員退休後居留	1000
	仁愛鄉精英村	戰後	廬山溫泉區經營觀光產業	210
	仁愛鄉南豐村楓仔林、楓林口	日治中期	為「鶴佬客」及 Kaxabu 平埔族遷入開墾。	650
	信義鄉陳有蘭溪下游緩坡地，明德村西部、人和村西北側、同富村、愛國村。	戰後	經營果園及經商	3800
	信義鄉愛國村一半，自強村大部分、羅娜村的農富坪。	日治後期及戰後	客家人，伐木工和由苗栗與新竹遷來經營果園。	1600

<sup>14</sup> 表中的人口數根據仁愛鄉及信義鄉戶政事務所 2007 年的統計資料估計，雖然是約數，與實際人口應該相去不遠。

	信義鄉東埔村	戰後	經營民宿	400
客語	信義鄉神木村	日治後期	新竹苗栗的海陸客。阿里山伐木工人，後移至神木村居住。	950

## 7. 結論

本文是一篇有關南投地區語言地理學報告。我們對於南投縣的語言分佈進行了精細的調查，所有調查的結果繪製成語言地圖，做為本文的附錄。由地圖上可以明顯的看出，南投縣的語言分佈狀況，由八卦山到中央山脈，大抵呈現閩南語>客語>閩南語/平埔族語>高山原住民南島語的次序排列。原住民族南島語分佈在高山地區，其餘地區以閩南語漳州腔佔絕對優勢，但客語區夾在其中。

南投地區原是南島原住民的原始居住地，但因為三百年來漢人的入侵，南島民族不斷向山地退縮。在這過程中，平埔族一直都扮演著先鋒的角色，但最後仍然不免被閩南語同化的命運。至今除少數的邵族、巴宰族老人之外都已經喪失了族語能力。

客語插入閩南語之間，使烏溪流域的閩南語分佈區失去了連續性。這是因為光緒以後實施「開山撫番」政策，和日治時代的開發，使得國姓地區成為樟腦開發區，吸引了大量的客家新移民。但在整個南投縣閩南語優勢的環境下，國姓地區變成閩客語夾雜的雙語社會。

所謂高山族的南島語分佈在南投縣東部中央山脈的高山，分佈狀況大抵由北而南按泰雅語>賽德克語>布農語的順序排列。分佈地盤變化最大的是泰雅 C'uli' 方言，最早是 Tkdaya 入侵霧社地區建立了 Paran 社，造成萬大社成為一個語言島。另外埔里眉溪以北的土地被平埔族侵吞，一支向北港溪上游遷徙至眉原部落，另一支遷徙至萬大。但日治時代以後 Tkdaya 開始萎縮，1930 年發生的「霧社事件」，Tkdaya 被定性為「叛番」，土地被瓜分，殘餘的人口被迫遷徙到仁愛鄉最西端，建立清流部落。

戰後，國民政府又把仁愛鄉的部分土地安置給榮民和滇緬義胞，然後部分榮民又把土地賣給閩南人經營果園；另外原住民也把土地長期租給漢人開發為果園或風景區，造成現在仁愛鄉、信義鄉散佈著許多零星的漢語語言島。

南投地區民族及語言的沖積層，由下而上可以分為高山原住民層>平埔族層>閩南層/客家層>官話層（華語/雲南話）。這樣的層次不限於埔里，也是台灣各地族群、語言層次分佈的大勢，但南投地區特殊的歷史過程造就了南投地區不同的面貌。

## 參考書目

- Blust, Robert (白樂思), 2003, *Thao Dictionary* (《邵語詞典》),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五。
- Li, Paul Jen-kuei and Shigeru Tsuchida (李壬癸與土田滋), 2001, *Pazih Dictionary* (《巴宰語詞典》),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二。
- Li, Paul Jen-kuei and Shigeru Tsuchida (李壬癸與土田滋), 2002, *Pazih Texts and Songs* (《巴宰族傳說歌謠集》),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籌備處《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二之二。
- 小川尚義, 1907, 〈臺灣言語分布圖〉, 載氏著《日臺大辭典》卷首附頁,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 收入氏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卷首附頁, 刀江書院。
- 江敏華, 2010, 《南投縣志語言篇(客家語)》, 南投縣政府。
- 吳中杰、范鳴珠, 2006, 〈國姓鄉的語言接觸與族群認同〉, 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 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 95年10月29-30日。
- 李壬癸, 1997, 《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壬癸, 1999, 《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市: 台灣省文獻會。
- 李壬癸, 2000, 《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三版)。台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壬癸, 2004, 〈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繪製。
- 林修澈, 2006, 《族語紮根: 四十語教材編輯的四年歷程》。臺北: 政治大學原民族語言教育文化研究中心。
- 林修澈, 2007, 〈原鄉原社·南投縣仁愛鄉〉。《原教界: 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第13期封底。
- 林修澈, 2009, 〈原住民族語言分布地圖的繪製〉,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
- 洪惟仁, 2014, 〈族群地圖與語言地圖的史實鑑定: 從小川地圖(1907)說起〉, 《台灣語文研究》8.2:1-34。
-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 前衛出版社, 1994 修定二版一刷。
- 洪惟仁, 2006. 〈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365-416。
- 洪惟仁, 2008,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台灣語文研究》3:239-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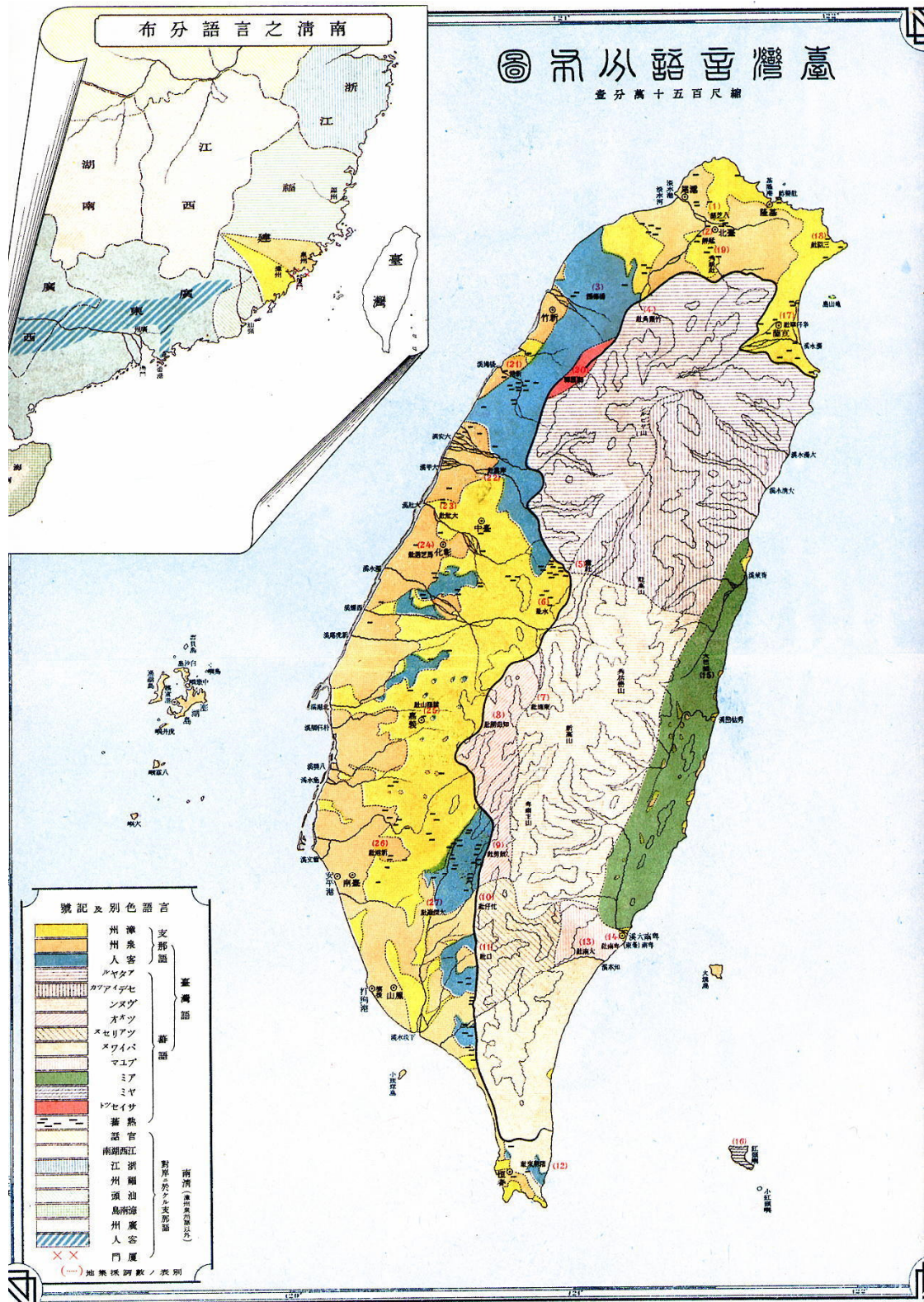
- 洪惟仁與張素蓉，2007，〈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一個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載《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文鶴出版有限公司，pp. 13-43。
- 洪惟仁與簡秀梅，2012，〈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收入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九，pp.173-210。
- 夏獻綸，1880，《台灣輿圖》，全文載黃清琦《台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2010），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涂春景，1998，《台灣中部地區客家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台北市·客家雜誌社。
- 張屏生，1997，〈台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載《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一，卷末附圖。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張屏生與李仲民，2011，〈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收入張屏生主編《永不枯竭的井泉：慶祝董忠司教授六十華誕論文集》，pp.191-235。
- 許世融，2011，〈語言學與族群史的對話——以臺灣西北海岸為例〉，《台灣語文研究》6.2: 65-95。
- 陳俊傑，2003，《國姓鄉福佬化客家裔漢人的族群關係調查》，南投縣：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合著，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共二冊），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調查。東京·刀江書局出版。1996，台北：南天書局影印二刷。
- 黃清琦，2010，《台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黃菊芳、郭彧琴、蔡素娟與鄭錦全，2007，〈漢語方言微觀分佈：雲林縣崙背鄉水尾村的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
- 楊文山（主持），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報告。
- 劉枝萬，1958，《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縣文獻委員會。
- 鄧相揚，2004，《尋覓埔里客家桃花園：南投縣埔里鎮客家資源調查報告》，南投縣：南投縣政府。
- 鄧相揚，2008a，〈日本統治時代の霧社群（タックダヤ）の部落の変遷〉《天理台灣學報》17:19-41。
- 鄧相揚，2008b，〈平埔族群拓墾眉社群傳統領域的初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文史與區域研究：劉枝萬與水沙連研究」學術研討會（2008, 10/18-19）。
- 鍾榮富，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 鍾露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國科會計畫報告，手稿。
- 簡史朗，2005，《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南投縣政府。
- 簡史朗，2010，《南投縣志語言篇·邵語》，南投縣政府。



簡炯仁，1997，《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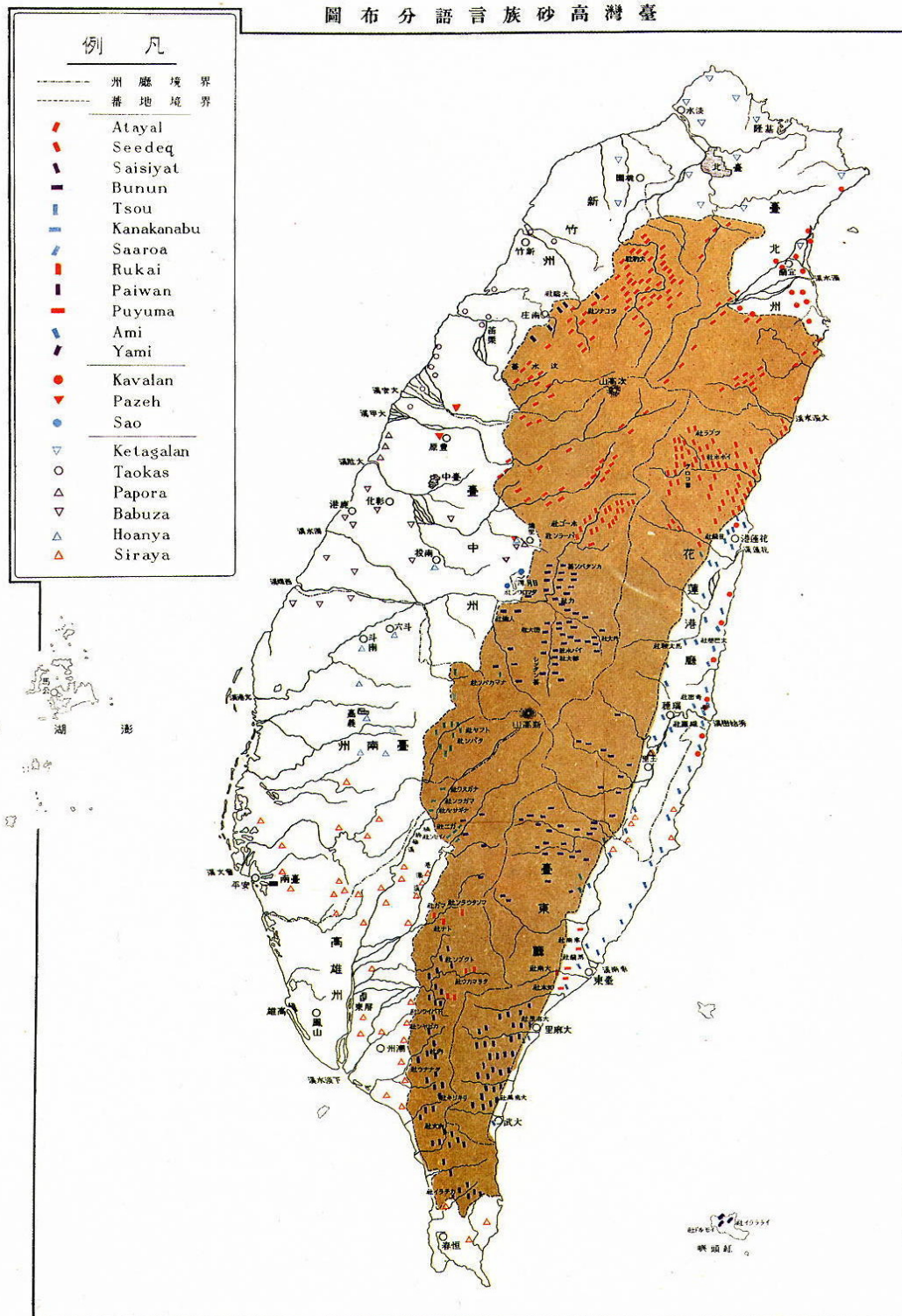
【附圖 1】〈臺灣言語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日大辭典》（臺灣總督府 1907）附圖，小川尚義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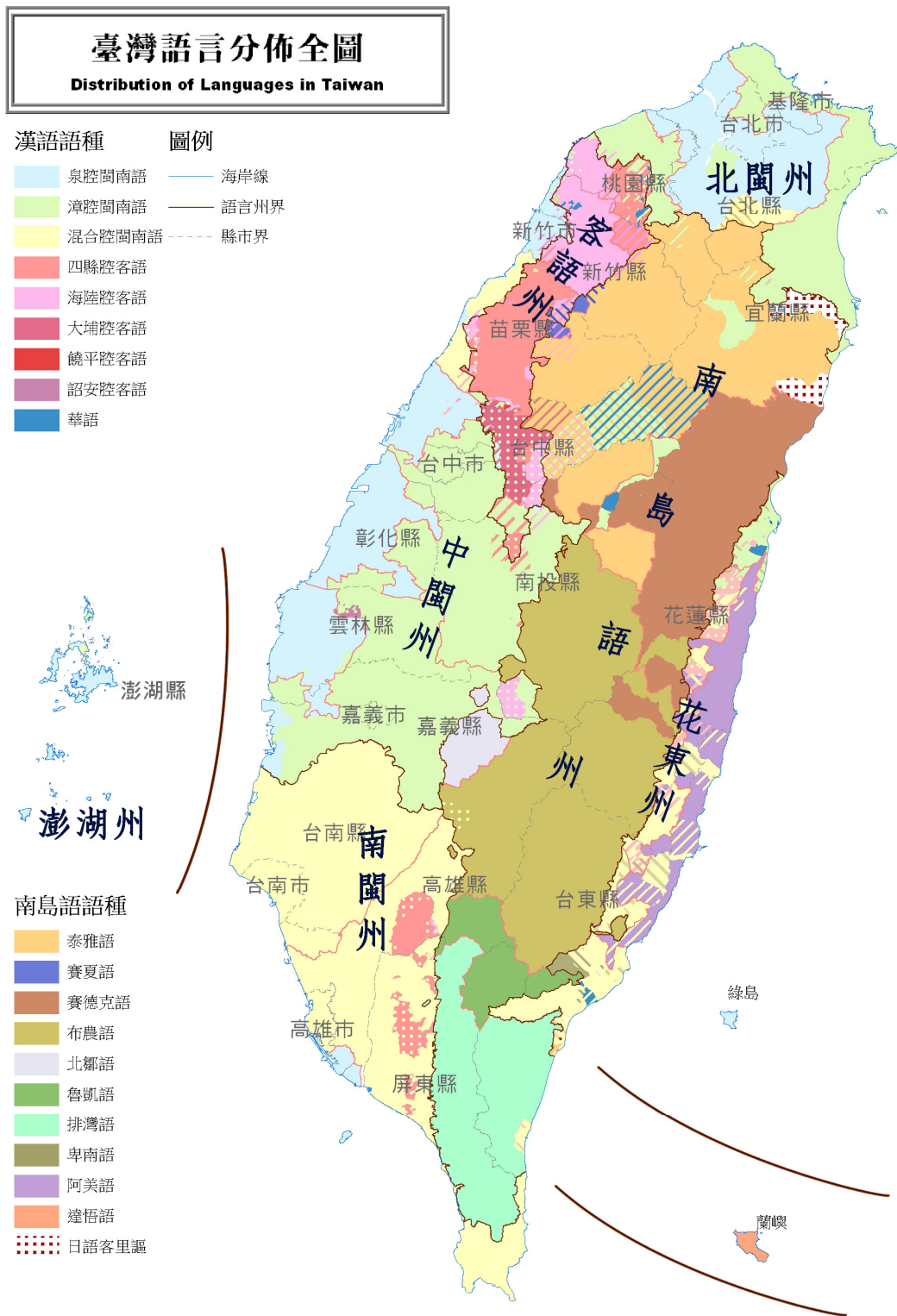


【附圖 2】〈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



資料來源：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1935）附圖。

【附圖 3】〈台灣語言分佈全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4 繪製。

【附圖 4】〈仁愛鄉語言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4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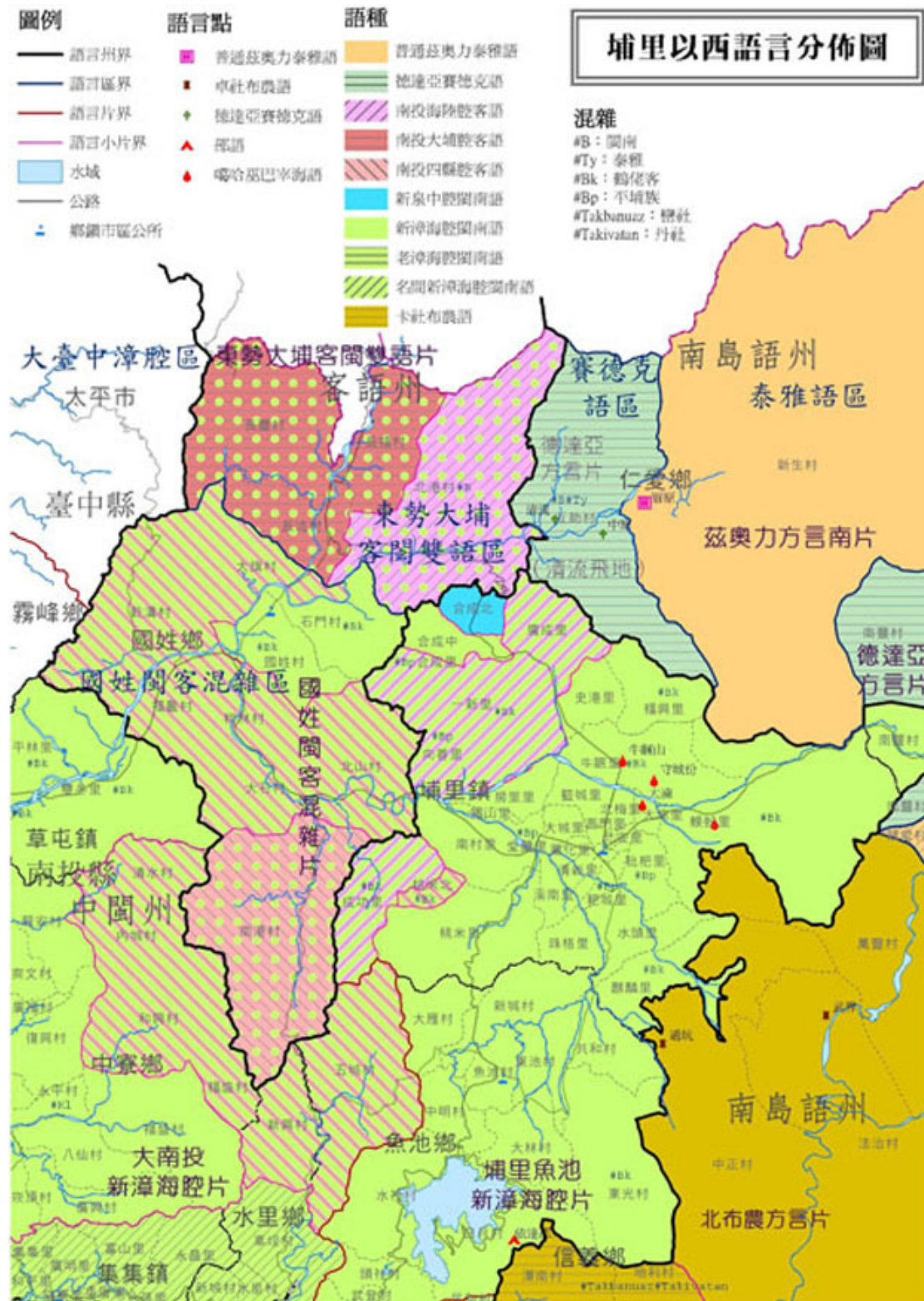
【附圖 5】〈信義鄉語言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4 繪製。



【附圖 6】〈南投縣埔里以西語言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4 繪製。

【附圖 7】〈南投縣語言分佈全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4 繪製。